夷堅志

夷堅乙志卷第十 十二事

張鋭醫

成州團練使張鋭字子剛以醫知名居鄭州政和中蔡魯公之孫婦有娠及期而病國醫皆以爲陽證傷寒懼胎之墮不敢投涼劑魯公密信邀鋭來鋭曰兒處胞十月將生矣何藥之能敗如常法與藥且使倍服半日兒生病亦失去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痹不入食衆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氷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

活理也銃曰無庸憂將使即日愈取藥數十粒使吞之咽喉即平泄亦止逮滿月魯公開宴自諸子諸孫及女婦甥壻合六十人請銃爲客公親酌酒爲壽曰君之術通神吾不敢知敢問一藥而治兩疾何也銃曰此於經無所載特以意處之向者所用乃附子理中圓裹以紫雪耳方喉閉不通非至寒藥不爲用既已下咽則消釋無餘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兩疾愈公大加歎異盡歛席上金匕箸遺之慕容彥

逢爲起居舍人時毋夫人病亦召銳於鄭至則死矣時方暑銳欲入視慕容不忍意其欲求錢乃曰道路之費當悉奉償不煩入也銳曰傷寒法有死一晝夜復生者何惜一視不得已延入銳揭面帛注視呼仵匠語之曰若嘗見夏月死者面色赤乎曰無口開乎曰無然則汗不出而𡟙耳不死也無亟斂趨出取藥命以水二升煑其半灌病 戒曰善守之至夜半大瀉則活矣銳舍於外館夜半時守病者覺有聲勃勃然遺

矢已滿席出穢惡物斗餘一家盡喜敲門呼銳
銳應曰吾今日體困不能起然亦不必起明日
方可進藥也天且明徑命駕歸鄭慕容詣其室
但留平胃散一貼而已毋服之數日良愈蓋銳
忽求錢之疑故不告而去紹興中入蜀王秬叔
堅問之曰公之術古所謂十全者幾是歟曰未
也僅能七八耳吾長子病診脉察色皆爲熱極
命煑承氣湯欲飲之且飲復疑至于再三將遂
飲有如掣吾肘者姑持盃以待兒忽發顫悸覆

綿衾至四五始稍定汗下如洗明日而脫然使吾藥入口則死矣安得為造妙世之庸醫學方書未知萬一自以為足吁可懼哉王柜叔堅說

餘杭宗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會稽如錢塘赴兩浙漕試館于普濟寺寺後空室有旅櫬欲觀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婦人棺半開半闔時時出與人往來非數人同入視不可唐曰豈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獨往棺上誌曰某王宮幾縣主之柩蓋距

是時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許歲粉黛鉛華如新傳者容色與生人無少異驚歎而出還會稽以語吳棫材老材老曰是烏足爲異哉吾居餘杭縣寺中亦有宗女柩寄僧坊者每夕與僧飲酒歌笑旁若無人通衽席之好遲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聞其父父怒謀舉而焚之母夢女悲泣告曰兒不幸死而冥數當與僧合自知淫穢以貽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儻不得生子則沉淪幽趣長無脫期願少緩三

月使畢此緣然後就焚無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兒已死乃與庸僧遊又欲爲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夢女來如前訴之語而加苦切申言至數四明日合謂白其父父堅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擇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輿薪 火 棺而爇之其腹皤然以爲折裂果有嬰兒已 形矣信說

金馬駒

京師人郭自明太尉以事 太宗藩 恩至濮

州刺史賜宅于炭坊巷嘗夜半聞屋上甲馬奔驟聲怪之遣人出視見一馬大如猫而差高馳走不止一卒以狄帚撲得之取至地乃黃色小馬蓋生物也收養于家久而馴熟出入無所畏郭氏寶惜之遇食時婦女翦嫩草如絲縷手曰餵飼呼爲金馬駒後爲人誤擊其足微有損虧然嘶鳴飲齕自若也又一夕有人扣門曰還太尉馬錢守者以告遣視駒已死矣及啓關五百千宛然在地郭氏取錢而瘞其駒更數歲發瘞

而觀則成一金馬旋化爲銅所損足已落至今猶在其玄孫繪居鄭州新鄭者實藏之繪從弟沔說

湖口龍

池州每歲發兵三千人遣一將督戍江西率以夏五月會于豫章番休而歸紹興二十五年統制官趙玘受代去行兩日泊舟順濟祠下祭罷携妓入廟飲酒以舟中苦熱命設榻于西廂飲福廳將翼日早發廟祝知神不樂不敢明言但

云龍王不在廟出巡江矣度一二日西歸大軍若果行懼或相值遇不便也玘素膽勇且被酒聞祝言殊不信叱曰師行何所畏如期打鼓發舡行未至湖口縣三十里遥望若有山横前舟人震恐玘以爲眞山竦身立觀之少焉北風大作白浪涌起如屋見向所謂山者乃大赤斑龍無首無尾其身長正與江闊等擁水而南玘猶命射之百矢俱發其來愈近玘始懼急回棹奔入小灄避之矴纜方畢龍直前而過寒風肅然

當盛暑皆有挾纊意久之乃息他舟覆者數十艘沉上卒數十人巨商同宗行者亦多溺死時外舅鎮江西把具列其事獨諱廟中之過云

吳信叟

鄉樞王恭簡公時亨紹興丁卯歲爲明州節度推官時吳信叟罷右史鄉居與賓客罕還往唯樞及簽判王某鄞縣宰劉某三人者得陪杖屨然信叟與樞厚甚一日延之坐問曰君家祖塋相對當有三峯峙立水流其前是否樞驚曰然

公何以知之曰吾非瞽史但習靜滋久中心泊然或可以前知豈特此也君異時官職亦可言從此十年當爲館職歷著廷掌教王府由柱下史至侍從然後出爲大帥迺入東樞極劉宰固佳士但壽筭乖盡得終此任幸矣王簽判亦碌碌一兩政皆非君比樞雖素敬之然亦疑信居半且謂已第二人及第一任回便可覬入館不應在十年後既而劉卒於鄞王簽判亦偃蹇樞受代改官纔得洪州教授待久次丙子歲乃之

官會信叟入爲給事中薦之召拜校書郎閱兩月除佐著作兼二王府教授而信叟遷吏部侍郎樞往賀留與飲情意戀戀臨上馬謂曰見君止此耳樞訝其言不祥已而爲銓試考官在貢院聞信叟坐論事罷知毗陵即去國固已不及見暨出院遣使持書問訊至蕭山則信叟死於縣驛矣樞果自右史登掖垣出鎮蜀道還朝同知密院而薨考其所言無毫釐不合王公說

王先生

濮州王老志先生以道術知名濮有士人饒口辯欲以語窮之往造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詞如雲忽地下旋渦拆俄已盈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客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倏起馬踡局不行偶得一土室入避之望先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脫其他事多見於蔡絛國史後補

義烏古甕

金華喻葆光字如晦義烏人也紹興丙辰正月命奴江陸耕所居之南前郭園耕未竟土中洞然有聲牛爲之驚陸意其下有藏窖輟耕掘地深二尺得瓦缶廣六寸厚一寸形模甚古下覆一甕甕正圓可容三斗黍四耳附口口徑四寸視之其色蒼然扣之其音鏗然發缶窺之枵然無有也洗滌滓垢置之几案間莫有能別其爲何代物者遇客至則以盛酒葆光之子良能嘗作古甕賦至今存焉

夢女屬對

喻叔奇良能紹興丁巳閏十月十三日夜宿於居之南齋夢友人相携至一處雲窻霧閣幽閨繡戶蕭灑可愛如名妓家一女子方笄歲秀色靡曼衣製嫺雅牀㲣茵席蘭麝之芬郁然屏几供張皆華好相稱坐良久女子顧曰妾有隅句欲煩郎君屬對如何叔奇唯唯乃言曰皇天生奚誘之人見魚便摸言畢以紙授客使書又改人字作才字叔奇問誘字若何書曰從酉旁寸

者是也何謂奚酐曰人之風流者爲奚酐何謂見魚便摸曰猶言見閑便打耳叔奇方事科舉以功名爲心意不在色即答之以他語曰元氣鍾太阿之劒逢虎須爭女子熟視微笑又欲令和詩未及言而夢覺雞既鳴矣（二事皆叔奇說）

閩清異境

福州閩清縣近村有大溪溪北有寺溪南大山長谷草樹緜延父老相傳自古以來人跡所不到到則遇奇怪有三僧從他處來皆好尋幽選

勝欣然欲往相與裹糗糧拏小舟度彼岸爲三宿計行未久滿道虵虺縱横踐之以過異鳥形容可憎鳴噪紛紛觸目生怖不半日兩人願還一僧獨奮曰出家兒視死爲等閑況怖懼乎我將獨往乃并兩人所齎草行露宿愈益南去二之日蛇鳥漸少稍有徑路可尋三之日亦覺勌若遥望山下木杪炊煙起知有人居復行前抵其處得茅屋一間寂不見人僧就憇取亂葉爇之俄一人自外荷鉏至架鉏於門上趨近附火

視之人也不交一談袖中出芋十枚炮熟指其半與僧自食其半既暮徑卧土榻上僧亦同宿終不相誰何天將曉人已去僧亦從此歸沿道處處記之到寺具以所見語兩人兩人悔前日空反乃相約重尋之歷三日與曩所記無異及大木下則茅屋已焚但斫木皮尺餘題詩其間曰偶與雲水合不與雲水通雲散水流去杳然天地空悵然而歸後無有能去者何德獻説

巢先生

紹興八年無錫縣有道人曰眉山巢谷年百十七歲少時與東坡兄弟往來狀皃雖甚老然面不黧皺瞳子碧光炯然飲酒食肉皆過人舅氏大學博士沈公體仁居高村距縣十餘里谷每杖策至輒留連信宿自言三十歲時逢異人謂已壽不長至五十五歲數盡因授以祕法使記其歲月日時候時至當即靜室步北斗而被髮卧魁星下必可免自是每十五年輒有大厄須五如此若滿百二十歲則長生不死矣始時在

宿州天慶觀以正月十六夜當死如異人教絕食一日從道士借空房託云行氣屛處其中正晝巳見鬼物紛紜如有所追捕夜且半來者愈衆周旋室內至踐髮膚以過然身殊輕不能壓人皆咨嗟叱咤曰必在此何以不見失今夕不取吾曾罪在不赦柰何其夜擾擾幾達曉寂無所聞乃敢出凡四度若此所見皆同今年又當爾未知終可脫否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徧告邑中所善者乃還寓舍閉戶過三日人訝其不出

發户視之巳死阜端一道正白不知以何日終豈非造化大限竟不可逃乎蘇黄門作巢公傳巳言其卒於嶺南今此其人豈是乎惜無有人以此問之者舅氏說

松毬

紹興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喪居無錫大池塢外家墳庵庵前後巨松二萬株次年春兩松各結一毬松高四五丈毬生其顛四向翠葉圍繞宛然天成庵僧紹明曰近村邊氏墓松

亦曾如此其狀差小而其孫安野秀才預薦今數二而大豈非沈氏有二子登科乎是時内兄沈自強自求方應進士舉既而皆不利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學宏辭蓋習此科時正在庵肄業遂合二毬之瑞

梁元明

予友壻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追者導之還經地

獄門引入至鑊湯見獄卒以長叉叉囚置鑊内骨肉糜爛腥臭逆鼻正如人間瓠羹然是夜夢覺以告其妻妻亦不敢問所供何事梁自是不食瓠羹云聞其氣輒嘔逆後三年從桂林如衡山道經零陵逢他人喪柩書銘旌曰漢陽軍簽判梁宣義詢其鄉里曰東平人元明新調漢陽簽幕鄉貫官氏皆同深惡之竟不及赴官而卒時紹興十四年

夷堅乙志卷第十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玉華侍郎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宰病熱困卧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幡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冉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宫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鬚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攻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隷

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跽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
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
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
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
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
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
生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閭病者如方治之即
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
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

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于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梧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脩文郎専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即趨出迎謁帝顧

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旣陛辭帝曰羣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

生既登第爲邵　判官曰帝命召還有不相樂
者奏云邵武分　火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
之乃止近已有詔　一紀復故處莫真君乃代
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
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
已得歸　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
真可厭苦若得冊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
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
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

瘖盖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云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湞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永平樓

饒州永平監樓南臨番江紹興三十二年會稽陸瀛眂陵張抑居官舍晚飲微醉同登樓凭欄立傍無侍史方縱談呼笑有婦人不知所從來

立於兩人中間亦凭欄笑曰爾兩人在此說甚事未及荅已無所覩皆大驚悸急下樓後不敢復往已郭說

唐氏蛇

唐信道於會稽所居治松棚畢俯見短枝出地二寸許以爲松也將拾棄之其物蠢蠢有動態拔之不出呼童發土取之則漸太几深數尺蓋一異虵也尾細如箸其身乃麤大與人臂等至頭復甚小與尾相稱越人皆所不識予前志有

融州蛇事與此相反云唐説

鞏固治生

方城人鞏固者以機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子相繼死但餘一老媪并十歲孫固置酒延媪以善言誘訹之開以利害曰媪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是開門揖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媪終老育而孫使成人若何媪大喜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纔得之即逐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徙

之日命數僧具道場慶謝至夜半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乃止固竟居之甫一歲虜人犯唐州翟氏數十口皆死其處無一得免者

劉氏葬

劉延慶少保少孤後喪其祖卜葬於保安軍有告之曰君家所卜宅兆山甚美而不值正穴蓋墓師以爲不利已故隱而不言若啓墳時但取其所立處則世世富貴矣如其言墓師汪然出涕曰誰爲君言之業已爾無可柰何葬後不百

日吾當死君善視我家當更爲君擇吉日良時以爲報某日可舁柩至此俟見一驢騎人即下窆無問何時也劉氏聞其說亦惻然但疑驢騎人之說及葬日遷延至午乃山下小民家驢生駒毛色甚異民負於背將以示其主遂以此時葬焉越三月墓師果死延慶位至節度使子光世至太傅揚國公劉堯仁山甫說山甫揚公子也

米張家

京師脩內司兵士闞喜以年老解軍籍爲販夫

賣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廷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尤密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聞木杪呼小鬼繼有應之者呼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自安欲歸而妻饋食適至具以事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聵妄聞之無懼也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翼日我於此代汝汝當為我饋湯氏慧人也伺其時至聞應荅聲畢遽曰

既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鋌黃白爛然妻四顧無人亟收實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食矣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裹蹏金也盡拾瓜皮與所坐敗簞覆籃共舁以歸僅能行百步重不能勝暫寄於張家茶肆中出募有力者挈取張氏詰其蒼黃如許發篚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洎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

小鬼亦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覓喜將訟于官妻曰鬼神不我與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爲幸館于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徙居城北俗呼爲米張家云魯時說

湧金門白鼠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

閫下忘携錢行解衣質于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常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嘗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于禽戲者必直數百步勿失也迨旦毋與偕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而滅毋立不去遣子歸取鍤斸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

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啓亟詣府自列願以半與官而乞　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凡五千兩持所得即日鬻之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即主人也時說

金尼生鬚

平江傳法　寺何　師本章子厚家青衣也其徒曰　師亦故章妾　晝卧室中道人叩門入乞食今　師曰院中冷落殊乏好供　隨緣足矣

吾適到妙湛院欲少留而屍氣觸人不可入故捨而至此乃設飯延之食畢將去金師夙苦瘵疾常奄奄短氣漫言曰我久抱病先生還有藥見療乎曰適有一粒正可服即同往佛殿命汲水東向吞之詢其鄉里曰我河東人骨肉甚多不肯言姓名臨去時囑曰既服我藥用兩事爲戒切不可臨喪及送葬更十二年吾當復來遂出金師歸舍便聞食氣逆鼻兩日不食何師怒罵之曰汝從野道人喫毒草藥損汚腸胃當即

死矣強之使食纔下咽即嘔自是竟不食久之
髭鬚皆生黳黑光潤如男子後因赴親戚家喪
齋遂思食距服藥時正十二年道人亦絕不至
金師遭虜寇之難死於兵間何德獻說何及見金師生鬚時

陽山龍

平江府二十里閶陽山龍母祠相傳其子每歲
四月必一至祠下皆取道野外吳中人多見之
唯紹興二十年獨入城章幾道僦宅後有廨院
曹雲借居之是日雷電旋繞其室曹在堂上有

物擁之向壁揭庭下松棚從空起室中箱篋皆挈徙它處幾道與其甥何德輔俌仰望見雲中火光巨鱗赫然或僧或道士或尼或倡女雜遝其前履空躡雲爲棒迎狀越城一角而去何德獻說

遇仙樓

信州弋陽人吳滂字潤甫所居曰結竹村幼子大同生而不能言手亦攣縮紹興十七年年十一歲方秋時與里中兒戲山下有道人過問吳潤角家所在旁兒指曰在彼曰此子何不荅我

曰不能言道人曰然則我先爲治此疾而後往乃摘茅一莖取其㦸鍼大同兩耳下應時呼號又連鍼其肘遽伸手執道人衣曰何爲刺我羣兒皆驚異與俱還滂家道人入門曰君家又有一人廢疾可舁至縣中尋吾治之且約以某日蓋滂兄濬長子不能行四十五歲矣過期數日乃入邑訪之無所見後滂與大同至縣見丐者鬅鬙藍縷大同指曰此是也滂以錢遺之不受曰。沽酒飲我足矣至酒肆方具杯擲去之曰此

不足一醉自入庫中取巨甕兩人不能勝者獨挈之出其直千錢舉甕盡飲之乃去又曰君家麻車源木甚多可伐之爲我建一樓於所居竹間麻源者去結竹七里產大木滂如其言立命曰遇仙常烹羊釃酒爲慶會自此道人不復至大同獨時有所適或經日乃返不告家人以其處始時身絶短小今形容偉然氣韻落落又數年復來告曰俟爾父母捐館妻子亦謝世當訪我於貴溪紫竹巖今滂夫婦皆死大同妻子

華宮瑶館遊畢却返絳節回鸞翼荷慇勤三箠香醪供養我上真仙客亦靄浮空祥雲遠布是我來仙跡且頻脩　泛舸上雲秋碧書畢人問曰先生降臨何以為驗曰赤雲滿空則吾至矣異日復至果然故詞中及之

白獮猴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道中得疾其妻趙氏每夕必至所寢處視診藥餌時方盛夏馬門不關一夕趙至牀側公佐睡未覺一

物如猴色正白直從寢閤衝人而出徑歷外戶跳登岸趙氏畏驚病者不敢言獨呼子總出視之物猶在岸上睢盱回顧久之始去劉生於丙申屬猴人以謂精爽逝矣至泗州而卒

天衣山

李處度平仲居會稽紹興十八年被疾未甚篤州監倉方釋之與數客往省之李方燕語往來且道醫之謬忽顧曰近被旨買絲數萬兩不知其價幾何客訝語不倫俄呼虞候令傳語唐運

使且喜同官今先行相待可便治裝也又語客曰得一廨舍在天衣山中極明潔客不敢答即引去是夜遂卒唐君名閎其室與李相近時病廢家居聞之甚懼次日亦卒李之葬乃在天衣山云 方子張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一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　十一事

真州異僧

金華范茂載（渭）建炎二年以秀州通判權江淮發運司幹官官舍在儀真方劇賊張遇寇淮甸民間正驩范泊家舟牛而曰詣曹治事其妻張夫人平生耽信佛教每游僧及門目所見物悉與之不少吝郡有僧鳴鐃鈸行乞于岸呼曰泗州有箇張和尚緣化錢修外羅城張邀至舟所僧於袖間出雕刻木人十許枚指之曰此爲僧

伽大聖此爲木入此爲善財此爲土地命之笑則木人欣然啓齒面有喜色取一兒枕鼓而寢者以與張曰此僧伽初生時像也又以藥一粒授張戒使吞之張施以紫紗皂絹各一匹僧甫去范君適從外來次子以告問何在曰未遠遣人追及將折困之僧殊不動容索紙書十字者二又書九字及徐字于下以付范即去張氏取藥欲服而其大如彈丸不可吞乃命婢磨碎調以湯而飲之明日僧復至問曰曾餌吾藥否以

實對僧歎咤曰何不竟吞之而碎吾藥然亦無害也後兩日賊船數百渡江而南將犯京口最後十餘舩獨回泊真州殺人肆掠是時岸下舟多不可計舳艫相銜跬步不得動范氏之人無長少皆登津散走張以積病不能行與一女并妾宜奴者三人不去但默誦救苦觀世音菩薩時正月十四日也一賊登舟從篷背揕矛入當張坐處所覆緜衾四重皆穿透刃自腋下過無所損賊跳入中又舉矛刺之出兩股之間亦無

傷焉賊驚異釋仗問曰汝有何術至是曰我以產後得病故待死於此但誦佛耳安得術哉家藏金銀一小篋持以相贈幸捨我賊取之而留其衣服曰以爲買粥費去未久又一賊來持火藥鑵發之欲焚其舟未及發而器墜水中亦捨去俄頃兩岸火大起延及水中范氏舟纜已爇斷如有牽挽者由千萬艘間無人自行出大江茫不知東西唯冝奴扶柁夷猶任所向及天明則在揚州矣范之弟茂直爲司農丞從

車駕行在即挈取之是日一家十四口數處奔迸並集于揚不失一人方悟碎藥無害之說使如僧言吞之當無驚散之苦矣范歸鄉因溺水被疾而殂正年三十九葬于婺買山于徐家盡與紙上字合僧不復見而所留木兒亦不能動其後張夫人沉痾去體壽七十乃終其子元卿端臣說

章惠仲告虎

成都人章惠仲與其妹壻丘生紹興二十六年

以四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
盆生死焉章僅得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
至峽州得家書報其弟病死章茹哀在道兼程
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囊以隨過萬州曰勢
薄晚猶前行不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遍體
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銜其髻欲食章
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
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於水今年
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充養今汝食

我亦命也無足惜柰吾老母何虎自聞其言已釋髻低首爲傾聽狀語畢即捨去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已明攀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敕皆在身但囊槖爲兵攜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爲母故也異類知義如此與夫落陷穽不引手而擠之下石者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大散關老人

政和末張魏公自漢州與鄉人吳鼎同入京省試徒步出大散關遇暴雨而傘爲僕先持去無以障共趨入粉壁屋内避之敗宇穿漏殆不容立望道左新屋數間急往造焉老父出迎客意色甚謹縱觀客容貌舉止目不暫置二人同辭而問曰老父豈能相乎應曰唯唯魏公先指吳生扣之笑曰大好大好而不肯明言吳生指魏公曰張秀才前程如何起而荅曰此公骨法貴

無與比異日中原有變是其奮發之秋出將入相爲國柱石非吾子可擬也二人皆不以爲然會雨止即捨之去明年魏公登科吴下第公送之出西郊臨别謂曰君過散關時幸復訪道傍老父吴雖不樂父言然亦欲再謁休咎及至昨處唯粉壁故在無所謂新居者詢關下往來人皆莫知魏公既貴爲川陜宣撫處置使吴猶布衣以公恩得一官竟不顯二事皆黄仲秉說

肇慶士偶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眞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矣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并銀數百兩揭牓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爲盜之端不能隱具以實言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

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令此卒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絶 安恭說

韓信首級

席中丞晋仲旦政和中爲長安帥因公使庫頹圮命工改築於地中得石函一其狀類玉蓋上刻韓信首級四字乃篆文也其中空無一物即徙于髙原祭而掩之朝奉郎鄭師孟說鄭與席

爲姻家

江東漕屬舍

江東轉運司在建康府三屬官廨舍處其中其最北有相傳有怪前後居者多不寧隆興二年陳阜卿爲守湖州通判方釋之送女嫁其子館是舍見東窻壁間人影雜沓謂墻外行人往來不以爲異如是者終日試往就視則人物長不滿尺騎從甚盛如世之方伯威儀馳走不絕方君懼即他徙趙善仁獨不信故往宿焉中夜聞

呼其姓名晨起求巾幘衣服皆不見乃盡懸于梁上皇恐而出郡人言此地昔嘗爲廟云釋之說

王晌惡讖

王晌神道在京師時從妙應太師問相得兩句偈曰姓名不過程家渡出郭猶行十里村紹興丙子歲罷當塗守在宜興縣又從達真黃元道求詩其末句曰巽嶺直下梅家店福祿難過丑年春會江東提舉官呂忱中發其在宣城時事置獄廣德軍所校無實狀獄不成移鞫徽州出

廣德南門過一嶺問其名曰巽嶺固已不樂至渡頭客舍小憩則梅家店也矍然惡之不覺墮渡同行士人衛博寬釋之少解命僕具酒老兵就户限椎鹿脯眴責其不潔兵恚曰此與建康府不同何足校眴忿其不遜盛怒酒杯落地即得疾不起時丁丑年正月九日也渡曰程家渡去廣德恰十里孫璪說

秦昌時

秦昌時昌齡皆太師檜從子紹興二十三年昌

齡宮觀蒲將赴調見達真黃元道戒曰君壽命不甚永然最忌爲宣州官若得之切不可受受必死既而添差寧國軍簽判不欲往具以事白其叔父叔父誚責之遂受命以九月十八日至家五日而死竟不及赴官昌時自浙東提刑來會葬聞達真在溧陽往見之達真曰今年葬簽判明年葬提刑吾將往會稽奉送昌時怒且懼明年十二月十二日果訪之于會稽取紙寫詩有二五相逢路再迷之語昌時曰昌壽止二年或

五年邪曰否二月或五月邪曰否然則但二日五日乎曰恐如是時會稽守趙士彩提舉常平高百之皆在坐客問曰提刑今四十五歲精爽如此何爲有是言曰去歲見之於溧陽神已去幹曾與約送葬壽夭定數也何足訝今不過七日耳是月十八日昌時具飯召百之及其壻馮某達真在焉昌時坐間取永嘉黃柑手自銓擇達真隨輒食之食數顆又擘其餘擲之地昌時以情白曰叔父生朝不遠欲持以爲壽願先生

勿相苦達真嘻笑曰自家死曰不管却管他人生日左右見其語切皆伸舌縮頸昌時不樂顧百之及馮墦招之出自掩關作書囑虞候曰若黃先生尋我但以睡告虞候立户外忽聞筆墜地入視之已仆於胡牀涎塞咽中葦葦然其家呼醫巫絡繹妻詹氏泣拜達真求救笑曰吾曩歲固言之今日專來送葬命止於此雖扁鵲何益善視之三更當去矣至時果死

成都鑷工

政和初成都有鑷工出行廛間妻獨居一髽髻道人來求摘髭毛先與錢二百妻謝曰工夫不多只十金足矣曰但取之爲我耐煩可也遂就坐先剃其左次及右既畢回面則左方毛巳茁然又去之右邊復爾如是至再三日過午妻不勝倦厭還其錢罷遣之夫歸具以告夫愠曰此必鍾離先生也何爲拒之正使盡今日至明日爲摘髭亦何所憚吾之不遇命也即狂走于市呼曰先生捨我何處去夜以繼日飢渴寒暑皆

不顧如是三四年徧歷外邑以至山間逢樵人
弛擔樵詰之曰汝何爲者告以故樵者曰此神
仙中人彼來尋君則可君今僕僕一生亦何益
吾雖至愚然聞得道者非積陰功至行不可僥
冀吾有秘術授君君假此輔道摩以歲月儻遂
如願戲拔茅一莖噓之則成金釵謂工曰試用
我法爲之當有濟工曰此皆幻術不足學我所
願則見先生耳樵者曰君未見其人正遇之何
以識曰詢于吾妻得其貌已圖而置諸袖中矣

樵者曰然則君三拜我我能令君見工設拜拜
起樵問曰視吾面何如曰猶適所覩耳再拜又
問至于三視之無復樵容儼然與所圖無少異
曰汝真至誠求道者汝哀號數年聲徹雲漢聞
上帝亦深憐汝志故令吾委曲喚汝汝從我去
遂與俱入山中後二年還鄉别其所知而去
今不再出

武夷道人

韶州崇安縣武夷山境像幽絶中臨清溪盤折

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目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罙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徧無所遇忽於山崦間得草庵有道姑屛處長眉紅頰旁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曰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邀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茲地多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户

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荅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嘷嘯愈甚姑又語之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虀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尚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横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

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騰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適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秘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令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没須洞兩耳聞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

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即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三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罪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飲水畢嚼飯咀嚥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尚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墮不知經幾百刼乃得釋汝去

矣歸塗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窅非昨境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于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龍泉張氏子

處州龍泉縣米鋪張氏之子十五歲嘗携鮮魚一籃就溪邊破之魚撥剌不已刀誤傷指痛殊甚停刀少憩忽念曰我傷一指痛如是而羣魚刮鱗剔腮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盡

棄於溪即日入深山中依石竇以居絶不飲食父母怪兒不歸意其墮水死明年寒食鄉人游山者始見之身如枯腊朐瘠見骨然面目猶可認急報其父母來欲呼以歸掉頭不顧曰我非汝家人無急我父母泣而去後十年復往視則肌體巳復故顏色悅澤人不知所以然今居山二十餘歲矣四事皆黃達真說

夷堅乙志卷第十二